

边城，又见虎耳草

□邱雪梅

一

我是在排队等候拉拉渡时，偶遇虎耳草的。

天已有暮色，雨并没有停歇的迹象，青石巷的两边错杂着灰墙黑瓦的房屋，一串串红灯笼，各色的鲜花绿植和开放的雨伞，被巧妙地安放在恰当的位置，好像任何一点的偏移，都会让爱美的人心生遗憾。

我们是一群对美那么敏感的人，在这被细雨美颜之后的景致中，怎么还能忍受排队的枯燥，每个人都拿起手机，要将这一刻的喜悦与领受，都妥帖地保管好。

我为了拍一个茶室高高的门头而不断后退，脚跟却撞上一处门槛，踉跄着险些摔倒。

幸好旁边有一位年近七旬的大爷，穿深蓝衬衣，很仁厚很沉稳的样子，他用左手一把将我拉住，另一只手仍然稳稳地举着雨伞。

我赶紧谢过大爷，这才看见，伞下是大爷的老伴。她满头银发在脑后被妥帖地盘起，系着一条过膝的灰黑色围裙，一个背篓放在身前，背篓上面还贴着“豆腐脑”的小小招牌，是圆而有骨的行书。在这个满是游客的地方，做生意的人都使出浑身解数专注于招揽生意，我却没有听到大爷大娘吆喝的声音，大爷的专注在打伞上，大娘的专注在静静等候上。

之后这接下来的一幕，原本平淡无奇，但却因它的名字与形色，让我的心为之一动——

我看到大爷脚下的白瓷花盆里养着一种绿色的植物，我向大爷确认了它的身份，没错，就是虎耳草。

虎耳草，小小的虎耳草，不起眼的虎耳草。

在秀山的边城，在洪安的拉拉渡渡口，在雨中，和沈从文《边城》里的虎耳草不期而遇，它好像在朝我眨眼，和我絮絮叨叨，于我，就不能只用惊喜、兴奋、幸运这样的词语来形容。

实际上，我很早就听说过虎耳草，也见过虎耳草，尤其是听妈妈讲老家山坡上虎耳草的时候，她脸上的赞叹表情，一直让我对虎耳草心存好奇。也因之就有了些许的条件反射，在我生活中任何一个时辰浮想到虎耳草，都会觉得是一种奇妙。

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下午奔赴边城的路上，我就朦朦胧胧地眺望过虎耳草，那个时候，汽车正渐渐地接近一个高速公路隧道。

我看见了隧道顶上的悬崖，茂密的丛林，星星点点的苔藓和草蔓，它们在雨水的冲击下反倒显得格外清亮有力。我似乎还看到了虎耳草，一大片一大片的，紧紧地贴在岩石上，专门跟怪石嶙峋挑战，穿越各种各样的陡峭，它的样子圆润细嫩像极了老虎的耳朵，它有纤细又四通八达的根茎，顽强地向着高山和深谷蔓延。

那一刻，我的眼神迷离了，感觉到到处都是虎耳草。

二

我们在群山环绕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在越过很多个隧道之后，来到渝东南的酉阳，在高速公路板溪（叠石花谷）服务区又作停留，听工作人员和我们聊一些建设过程中的往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正在酉阳工作的朋友，他叫金正连，是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中层干部，一年前被派驻酉阳铜鼓镇清泉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和他通电话时，曾经听他多次谈起高速公路渝湘复线建设，话题说到清泉村，他一下就兴奋起来：“清泉就规划了一个出口，我们天天都盼着通车！”

在金书记眼里，山里到处都是宝，但是离中心城区近六个小时车程，不要说将山里的宝运出去，就是请朋友过来玩，都是为难人。

只不过，等渝湘复线通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金书记说，板溪、毛坝的高山蜂蜜，酉水河野生鱼、清泉的黑山羊、麻旺的鸭子，黑水

的蜂糖李，山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都要送出大山，村里人现在是天天都在盼，就盼高速公路早点开通。

每一条高速公路延伸的前方，总有无数人在痴痴地惦记，为着他们的家园，为着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

在我看来，有些人是造梦者，有些人是追梦人。

比如金书记和山村里面的人，他们是造梦者，他们渴望有一条翻山越岭的高速公路，从村边经过，从此整个村庄、整片山脉、整个看得见人烟的崇山峻岭中，都是笑逐颜开的丰裕。

又比如26岁的惠武兵，他和同事们是追梦人。

惠武兵是中交二公局承建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双堡特大桥项目测量主管。在修建大桥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惠武兵扛着测量仪，无数次在高山峡谷间徒步穿行，寻找最佳测量位置。

人就站在一堆乱石上，也可能泡在一个水洼里，甚至可能半个身子挂在绝壁边沿，更极端的是整个人就高悬在主拱上，脚下则是几百米的深谷。

俯瞰深渊的感觉，在我是想都全身发软，而在惠武兵，却是家常便饭。在步步惊心的挪移中，他必须将测量精度确保到毫米级，丁丁点点都不敢出差错，那个难度有多大，我们只能无限地发挥想象。

我是通过电话“认识”他的，我找他了解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他很平静地回答我的问题，多数时间都是波澜不惊，只有一次，他发感慨了。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从主拱上下来的时候，两条腿还在发抖。

三

双堡特大桥是世界上在建最大跨径的双跨连续拱桥，也是渝湘高速公路复线项目的关键性控制工程，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境内。据我所知，双堡特大桥实现了三项世界第一，即双联拱跨径世界第一、独立吊塔的缆索吊跨径世界第一、同等结构的缆索吊吊

重世界第一。

为了这座桥，为了高速公路上更多的桥，惠武兵和同事们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在电话中问到了人生的梦想，但惠武兵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倒是好多次提到测量位置和测量时间。于是我第一次知道，测量还要选时间。

惠武兵给我说起了大桥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拱肋吊装，简单说就是将72节大拱主拱肋，每节钢构件重约200吨，一节一节地从两侧向中间递进，逐步拼接成两条完整的主拱。然而山里昼夜温差大，钢材热胀冷缩的误差最高可达5厘米。为了减少温度对测量的影响，他和同事们只能选择在气温相对稳定的晚上和凌晨作业，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测量一个拱肋，从点位选择、机器调试、复核到完成空中对接，若一切顺利，惠武兵和同事们就会松一口气，满足地在凌晨的微光中，看武陵山脉高峰与峡谷间的云卷云舒。

为了这72节拱肋的测量，惠武兵和同事们昼夜颠倒，工作了两个来月。

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有多长？告诉你吧，全长280公里，由巴南至彭水、彭水至酉阳、武隆至道真（重庆段）三个项目组成；有多少桥梁和隧道？告诉你吧，有特大桥17座，大中桥121座；有特长隧道9座，长隧道18座，中、短隧道14座；有涵洞及通道223道——用一句话来解读，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全线平均桥隧比达到80%，建设难度超出想象！

到2024年底，这条高速公路将实现全线贯通，从此重庆中心城区前往酉阳及湖南方向，和现有的G65包茂高速渝湘段（渝湘高速）相比，缩短里程47.8公里；重庆中心城区至贵州沿河方向，缩短里程79公里。

四

这就是追梦人惠武兵的梦想，是所有高速人的梦想，更是无数个金正连和乡亲们的梦想。

哨楼村的厚度

□杨献平

从成都到仁寿多年前路远弯绕，要用半天时间才能抵达，现在不过一个小时。

仁寿曾为南宋隆州治所，元初废止。仁寿此名，始于开皇十六年。这个名字大致出自孔子《论语》“仁者寿”之言。“仁”“寿”，既是对人修身的要求，也是道德规范，其中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粹粹，也是人在俗世之中的自我修行与美好祝愿。

我由成都出发，沿途平原和丘陵紧密相连，高低之间，车行安然。

至仁寿境内，看到的山虽然都不高，但其上层叠连绵，气势巍然；其中水流也不算多，但都清亮至极，且无声无息。

仁寿县城之中也是一派都市景象，街道规整，纵横有序，各色人等在其中忙碌或闲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是其中最生动的，或微笑或严肃或悠闲或仓促，我以为，这才是多彩的现实生活。

与几位朋友午餐时，聊起仁寿历史往事，不朽人物，不由慨叹蜀地古来人杰地灵，自然奇异，人文丰富。

蓦然在《仁寿县志》上看到，1949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曾由仁寿东南方向的哨楼村及周边几个村子穿过，进驻仁寿县城，其中有王近山等人的名字。虽然只有几行字，但还是令人怦然心动。脑子里不由出现铿锵的步伐，整齐的队伍，秋毫无犯地穿村过镇的威武景象。

我也是军人出身，多年的军旅生活，使得身心当中总有一种英雄情怀与济世梦想。对先辈军人之非凡事迹，我向来心怀敬仰，转业到地方这些年，几乎每到一处都会翻看当地县志及相关资料，发现有关人民解放军的记载，便会莫名激动。名将的作为与赫赫功绩，最能鼓舞人心。

哨楼村也赫赫有名，其先民多为明清时期由两湖、浙江等地迁徙而来，其中最大的家族有辜、李等数家。其名，因清代咸丰年间这一带匪患猖獗，村民自发在狮子坳的山头上建立民团，设立哨楼，并组织操练而得名。

公路穿村过镇，一路沟坎蜿蜒。即便是很小的村子，也都是楼房参差，翠绿环绕，院内屋后，青竹丛生，给人一种强烈的挺拔、安逸与静谧之感。其中不少橘子树上，悬挂着金黄的果实，犹如密集的钟锤。

哨楼村处在一道平坦的山坳里，两边的山岭低缓，龙走蛇行，其上植被丰密，有玉兰树也有黄葛树，更多的荆棘和杂草混迹其中，遮住了土地的本来颜色。多处坝子上，赫然可见不少冷库、加工厂房，还有一些可供大孩子休闲娱乐的设施。

没想到，这距离县城16公里的哨楼村，现代气息如此浓郁，心中不由欣喜。与哨楼村结对帮扶的眉山万象产业园负责人说，哨楼村农业种植基础本来就好，青花椒、玉米、大豆、柑橘、枇杷等质地较其他地方更好，产量也很高，已经销往川内外。近些年来，有不少乡贤也回到哨楼村，发展了生物质颗粒燃料、肉牛养殖等多种产业，村民收入逐年显著提升。

沿着颇为宽敞的乡道缓行，蒙蒙细雨如针线，连接天地，也连接古今。

我没想到，这哨楼村竟然还建有村史馆，而且新颖、大方，其中陈列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厚重，既有本村的历史、著名人物事迹也有工艺传承、农具器具等等，巧妙地串联起了哨楼村千余年来的人文历史。

我感到惊奇的是，仅仅这个哨楼村，历史上竟然出现了30多位举人、进士和武秀才。其中的李春旺《明史》有传，其为给事中时，曾弹劾权臣周延儒。明朝风雨飘摇，李春旺等人曾试图挽救，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纳，最终抱憾而死。如此忠君爱国之臣子，其品质令人敬仰。对于他的故乡哨楼村来说，这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分量。

哨楼村周边，有几处宋代摩崖石刻，多以各种形态佛像、佛龛形式留存。村子当中，有数座神道碑与贞烈牌坊，至今巍然屹立，在风雨之中昭示岁月的久远和厚重。

这样的一个人物，文化积淀竟然如此深厚，几乎每一代都有忠孝节烈之人，或为国为民大义凛然，或坚守品格清洁自好。

由此，我坚定地以为，大地的每一处都是丰盈的，灵气四溢和精神饱满的。在漫长的时间中，一代代的人们所创造的和留存于世的，对后人既是教育和警醒，也是恪守与传承。

不管在怎样的历史时期，大地之上，总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物，以个人之力、德行、功绩，给予更多人以恩泽、唤醒和启发，使得我们的家，时时处处都体现出了一种丰饶与丰厚的力量。

这村子里有一户李姓人家，祖辈都喜欢泥塑艺术。以匠心为自然万物塑像，为万千生民留影，既是艺术创作，也是深层的生活和精神体验。

展馆内陈列的泥塑作品，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大地的淳朴气息，还有一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力量。

在很多时候，艺术创作本质上就是向大自然学习和致敬，就是不断地与大地、人民发生深刻的联系，诚如杜甫诗句所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不知不觉之间，暮色降临，细雨尚未停歇，湿人头皮，夜色缓缓升起之时，哨楼村的人们纷纷点亮大地之灯。



夏荷（中国画）

彭石

在钓鱼城上行走

□李俊蝶

在钓鱼城上行走，不止一次。

这座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山上的古城寨，积聚着穿越千年的对白，以树麻雀的口吻，以翠竹林的萧萧，问候每一位到访的游客，朴素诚恳。

跑马道，在许多年之后，以石头的形式留存，让踏过这座古城寨的人都感悟到安稳。

行走在这条可允许五人三马同时通行的道路，捕捉到空气里的灰尘或许就是战时传递消息、运送武器、集结队伍扬起的泥土飞溅，它跨越时空而来，告诉人们能恣意行走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天池，水塘。古时，城内军民凭着它们取鱼烹食、饮用洗浴和灌溉灭火。皓月当空，星斗明亮，映照在水面，只得晚风轻送泛起粼粼波光。“天池夜月”，古人于此蓄意赋予了清丽的名号。

可以想象，处理完公事，长吁一口气，忙碌了一天的吏员们倚着背从一墙之隔的石照县衙走出，发现月色如玉，天池正萦绕着轻薄的流雾，站在岸边凝望池中静好，这一天应对战事的疲惫随即烟消。

钓鱼城上有十四口天池，对着这一美景许愿的人会有多少？它不仅城内维持生命的水源，更投射着对安逸生活的向往。

六月，天池里的荷花开得婷婷，看露水潮湿，凝聚成珠，滴落成雨，划过幼荷柔嫩的面庞，惊下了水中的游鱼快速躲藏，在荷叶的层层掩映下难辨方向。蛰伏已久的蝉音在晨曦降临的那刻，开启钓鱼城的迎来送往，清晨是

夏日行走的最佳拍档。

到了秋天，白露已经变成霜，这时无论哪一个日子行走在钓鱼城都是合适的。想歌也就背靠着木椅打盹儿，呼吸里有熟过头的苔草纤维，和偶尔晦涩的日光。也可以在护国寺的古桂树旁坐满一天，零落的花朵旋转出八百多年的岁月变迁，游人在虔诚的诵经声中纷纷低头，祈福社稷安定家人健康。

说起冬季，另有一番深意，山雾弥漫有时到午时才会散去，留下人影枯枝，青烟色的瘦削。暮春，必定得在镇西门等候黄昏，霞光绚丽包裹住云朵，一团逐一团的可爱，一浪赶一浪的俏皮，斑斓先是晕染整个天际，然后铺满江水依依。

如果在钓鱼城上行走，能恰遇晴与雨的对峙，那此生的赞誉都甘愿泼洒在此地，滋养漫山草木的根系。

晴日苍茫，白云放牧，群雁挥动着羽翼追逐经光影的迁徙，祭石垒砌的钓鱼城有着他守卫的孤勇传奇。

佛湾幽静，走过的俗世在三圣岩造像的视线里归于安定；雄关险道，摩崖雕刻记载了一座石头城的天赋与风霜。

崎岖难行的路荆棘常在，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踏足钓鱼城的领地。

好雨淋漓，在悬空卧佛寺，凭栏远望，岸与岸，城与城，隔着江水碧绿相顾相依，采船从容路过拉汽笛。香樟树成群喜好在雨中对峙，有关钓鱼城的今生前世，那些流水带不走的往事都埋藏在了这片土地，时刻被提及。而那些见证了古今交融的岁月遗迹仍在坚守自己的意志。

包括边城拉拉渡口的大爷大娘，高速公路会是四通八达，边城就会越闹热，他们的豆腐脑生意也必定越来越好。

但是最初，我并没有把他们和虎耳草联系起来。

是那天站在建设中的渝湘复线阿蓬江大桥上，渝湘复线公司的王博主任说了一句话，让我一直到现在都震撼。

当时他指着大桥面前的悬崖峭壁说，你们看，这面绝壁几乎呈90度垂直，在这种角度的绝壁上打隧道，施工难度最大，也最危险。

我仰头望，那山那壁，确实太陡了，又高又直，一时间居然就看得我后背发凉！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又看见了虎耳草。

在那些古老而苍凉的山崖上，那些布满墨绿色泽的叶片，大大丛丛的，穿崖凿岩的，那不就是虎耳草吗？

它们成群结队的匍匐，巧妙地昂首挺胸，带着无所畏惧的真性情，哪里最陡就向哪里冲击，从山脚到山巅，直到把全部生命的延伸，都完完全全的、郁郁葱葱的、水灵灵的，交给一座巍峨的山。

虎耳草，虎耳草，确实又渺小又单薄又柔软，纯属轻拿轻放的被子植物，却有着传奇般的神力。

在寡土少肥的湿润岩壁上，它靠着细小的茎段就可以攀爬，获得新生和重生；这还不算，虎耳草还是一味良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本草纲目》和不少地方草药志中都有记载，特别是在民间的药用历史十分悠久，这些，都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实际上，虎耳草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拉丁学名直译，叫“割岩者”。

割岩者，一点一点地把坚硬的岩石割破，难怪虎耳草专挑坡坎坎悬崖峭壁生长，它的坚韧，竟然可以割开千年不朽的深山老林，它用自己无坚不摧的缓缓移动，将浑厚的山脉，连成一片。

难忘这个初夏的五月，我和朋友们沿着高速公路看城市和乡村。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看的其实是割岩者。

我是第一次真正懂得，割岩者的含义。